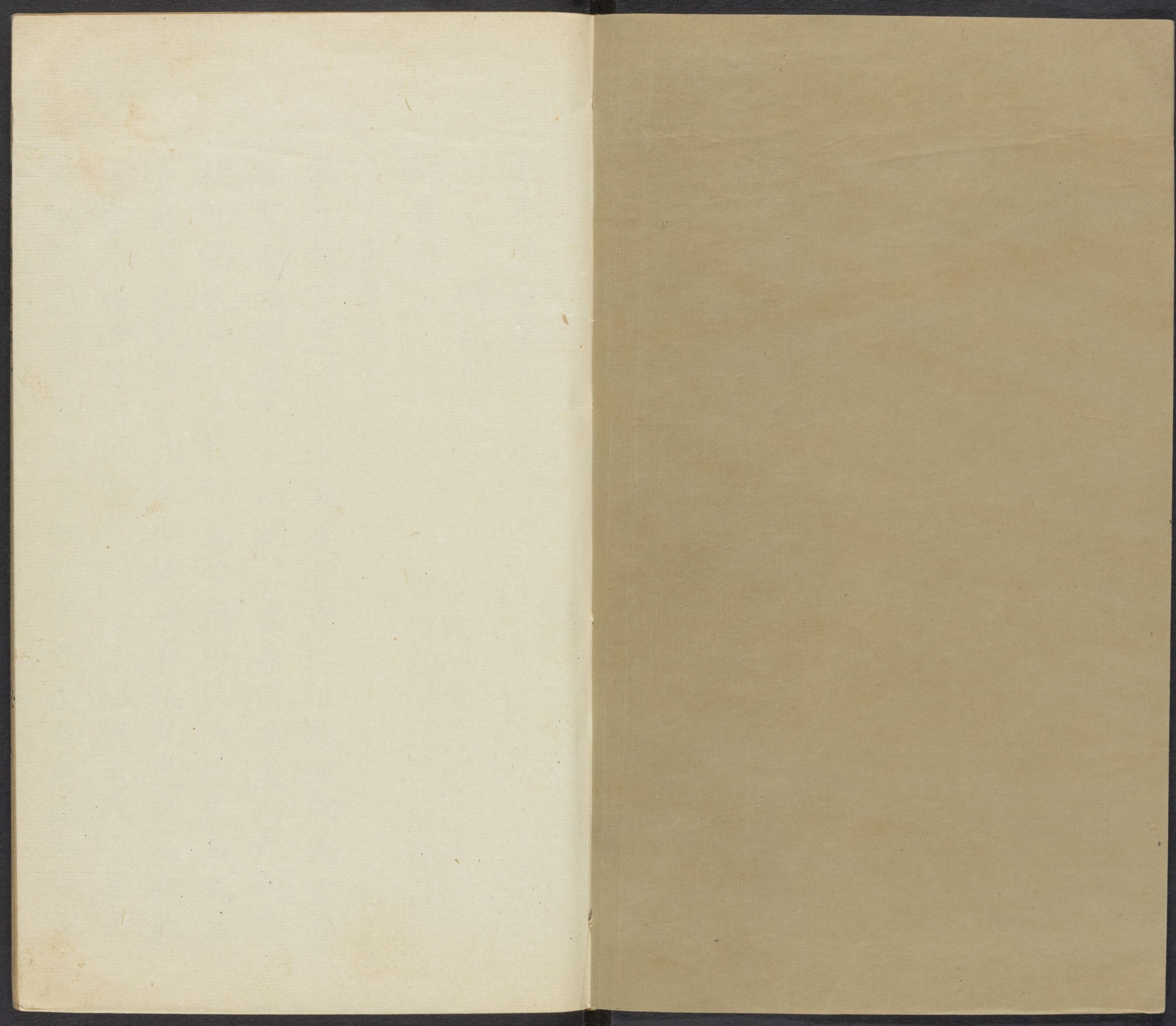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31 1940

T 3209/4678.6

7



嘉禾志卷第十六

碑碣

錄事司

重建州學記

宋有天下遂以文治至慶曆中仁祖始命郡國立學  
宮聖聖相授建崇寧初徽宗皇帝因故業而大之學  
校始編天下遐方僻郡莫不興行仁義循先王之業  
遵前世之軌與中州之士校功爭能既更兵火郡縣  
之學率皆湮替不振聖上聞念乃紹興壬戌二月丁  
亥詔諸路守臣興學如故事於是右奉議知直學

嘉禾志卷第十六



碑碣

錄事司

重建州學記



宋有天下遂以文治至慶歷中仁祖始命郡國立學  
宮聖聖相授建崇寧初徽宗皇帝因故業而大之學  
校始徧天下遐方僻郡莫不興行仁義循先王之業  
遵前世之軌與中州之士校功爭能既更兵火郡縣  
之學率皆湮替不振聖上閔焉乃紹興壬戌二月丁  
亥制詔諸路守臣興學如故事於是右奉議郎直秘

閣知州方滋言郡舊有學在望雲門之西偏建炎中  
本郡因仍簡陋即州治之東故賓館以為學規校湫  
隘不足以羸來學之士前臨河渠旁迫治所誼囂混  
淆大夫古人處士於閒燕之義請更諸舊基以詔令  
從事四月壬午上尚書省禮部以為宜是年壬戌下  
其事于州乃審曲面勢計閒楹量功庸慮財用練危  
事賦諸任職之吏而時視之取財于興利之餘積訾  
於經用之外屬徒於復作之隸凡百工之用售直于  
官者皆厚於私家上不諗有司下不煩民力功甚大  
而人得以食其業役踰時而衆無所病其勤作殿於

前以奉 聖師築堂於後以誨術業齋宿有所弦誦  
有舍步禰周垣門庀湑浴莫不備具先是學無書籍  
乃市書於四方略脩貯之以庫而謹其出入為屋凡  
七十有三間高明輪奐無恨厥初以六月乙亥始事  
以十月庚申告成邦士大夫群儒游士者稚畢會仰  
視歎息咸多太守之義曰是能欽天子之詔而承之  
以敏矣其將以是為風化之原接邦人於道也可不  
有載乎於是太守重違其意以書具其事來告願有  
以記之予辭不能復謂予再寓於秀出入四年其獨  
無情乎因為之記曰夫仁義治化之本禮樂所以文

仁義也而學校所以寓禮樂也故大司徒以六德六  
行教民而終之以六藝則所以文仁義者有其具矣  
以六禮六樂為教而必肄之于學則所以寓禮樂者  
有其所矣仁義無以文之則人不知孝弟之可樂禮  
樂無以寓之則方且藏在有司掌於容官何以習民  
之視聽哉故古者行禮必於學是以御大夫既登賢  
能之書退而以御射之禮五物詢衆庶曰和曰容曰  
主皮曰和容曰興舞說者以為和謂其閨門之內行  
也容謂其容貌也杜子春以和容為和頌謂其能為  
樂也蓋庶民無射禮獨有主皮之射故御大夫因行

御射之禮而覽視之夫既登其賢能而使之有所勸  
又詢之以禮樂而使之有所慕斯民之從之也無難  
矣然則學校之教豈獨逮於學士弟子哉維庶民亦  
與也為治者可不務乎今太守既能承天子之詔興  
起黌舍以崇鄉里之化是當有載也太守字務德世  
家相廬賢而有文理其為秀治迹甚衆興學校其一  
事云紹興癸亥十月辛酉襄陽張嶽記

### 增修府學記

禾興今股肱郡衛翼京闕如古三輔教育英才之宮  
宜乎屹然宏壯上副朝家

卷十六 第三  
四頁 缺頁

曰孟子所論三代之學惟以明倫斯其要也秩然有  
叙之謂倫明倫之外斷無他道古之大過人者全盡  
於此而已釋老之徒棄而違之自謂知道不亦誣乎  
今之御校亦所

生居處於斯觀省厥躬

吾於斯道能無虧乎微有過差痛自砭劑毋以邪思  
末習蔽其本心則人倫

於諸生者

可無以稱之哉侯名定吳門人其為政也明於先務  
余是以偉之嘉定十三年 月朝議大夫賢謨閣待  
制提舉南京鴻慶宮袁燮記

增建府學記



嘉禾今三輔郡奇才秀士輩出四方逢掖遠走是邦  
 輻輳鱗襲按圖牒學自始創三遷屹定茲地然廟學  
 混并出入學宮者咸取路廟門憧雜弗肅而口誦指  
 授之所因陋莫治士心胥鬱寶祐丁巳郡守天台謝  
 侯堂與博士周君應復議廣而新之於是捐郡帑為  
 緡錢二萬八千有奇米斛六百餘屬役幕寮張助趙  
 崇催學職沈寢龍闢大門于廟西偏更造廟門疏鑿  
 潢池增葺誦堂又改為觀頤堂于東以便都養自始  
 役至畢月凡二棟宇堅完赤白炳明行不翳湫而貌  
 像翼嚴居不迫阨而衿佩濟蹌既成又輟公田若干

畝以義廩計邦之人士咸頌侯德曰不可無述因紀  
 為圖授筆於余教思余職也誼不容辭嘉禾自前代  
 郡縣置扶輿鍾英或以才略顯或以詞藻稱最後而  
 陸宣公以忠言嘉猷康時正主至今芳史牘嚴祀典  
 皆邦人之所侈談而樂道也然驚外立功者粗鄙不  
 足以觀其內逐末成名者輕術不足以進其本若夫  
 識謀國大體於謨訓寂寥之餘持愛君一意於仁義  
 衰歇之後秦漢以來一人而已道非不存也而時自  
 頭晦學非有異也而人自離合蓋自聖賢不生分裂  
 厯眊為害日甚以浮詞詭辨而惑眾以俚箋億說而

談經異端淆亂科舉沉溺是心之戕賊無幾天右斯  
 文諸儒接踵交闡反明幽探微討然後知天之予我  
 者渾全而無虧我之事天者奉承而勿大言體必達  
 用致知必力行審輕重于人已之分辨毫芒於理欲  
 之畛燭火闇室表木岐路周程教君子金聲於前未  
 夫子玉振于後也蓋嘗謂孔孟顏曾自有聖賢之業而  
 不遭唐虞三代之時苟楊王韓有聖賢之志而不盡  
 得聖門師友之學我國朝垂統以道立國以儒學校  
 之官與法守持異仁義之澤與治體相維此前世所  
 無者而况精粹之有原授受之有宗往訓具存景行

可仰士生斯時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故學  
 而不知統緒非學也言而不關教事非言也寧拙毋  
 巧寧訥毋辨昔賢之所以造道也流必會源華不勝  
 實後儒之所以明理也棄德性之真知以事詞藻之  
 末剽儒先之緒論以為利祿之資此近世學詞者之通  
 患而侯作新斯學之意所望於誦論淵源之功也可  
 不勉欵丞相侯魯王魯孫在郡有善政以選表召今  
 為大司農周君三山人開慶改元六月望日通奉大  
 夫尚書吏部侍郎兼國子祭酒兼直學士院時暫兼  
 權給事中通攝吏部尚書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脩

撰兼侍讀張鎮記

唐相陸宣公祠堂記

古者建學 先聖先師各因其國之故國無其人然  
後合它國而釋奠焉由漢以來 先聖先師之位雖  
定于一然郡邑先賢亦往往祠於學宮猶古意也唐  
史載陸宣公贄蘓州嘉興人石晉時吳越王元瓘奏  
以嘉興置秀州城東橋以宣公名者先老相傳公所  
生之地郡學故有公祠今郡守直顯謨閣東平呂侯  
正已復緝而新之維秀陪翼行都典治為天下劇戾  
獨置迎將期會之煩表公以風厲多士其知本務矣

初公事德宗入翰林為學士方禁旅四出伐叛公深  
以根本為慮論居重馭輕之勢至熟悉也未幾涇卒  
內訌迄如公憂奉天艱難之際雖號親近而志實不  
大紓職在書詔因得其著天子悔過罪已之意聞者  
流涕人心已離而復合以使事抵李懷光於立談頃  
拔李晟之軍已而平賊泚收長安獨晟軍是賴官守  
所及痛見一二已足以再造唐室苟帝以國聽為其  
所就何如哉建中歷正元垂二十年離合從違之  
變繁矣確乎其不移溫乎其不懟疊乎其不厭所  
積之厚豈世士所易窺耶晚節為相經世之業出之

固其次第始建白臺省長官各舉其屬議輒見格然  
網條本未載于章奏者尚可復也既貶忠州閣戶人  
不識其面專以方藥自娛蓋畏天命畏大人負罪引  
慝於幽闇隱約之中其志念深矣雖德宗雄猜忌克  
猶勞問有加非公之忠敬有以發之邪彼謂避諂不  
著書殆知公之細者也秀維公里雋彥林立公之精  
縕列于御論者舊矣故于祠宇之成誦所聞以質其  
中否焉淳熙四年四月旦日東萊呂祖謙記

府學新創小學記

古者學有等序教不陵節自書計誦舞以往所謂流

水盈科草木區別截不可徑詣闕黨速成申戒明  
甚小學之設為是歟後世仕進階文藝且經傳子史  
浸多必於始學培其基本故訓子姪者有戒以黃潦  
無根勉以月閱一箱等語雖姿賦有利鈍惟穉齒易  
精通督授以時孰量所到然富窶不齊範師植學力

弗逮則以公庠代私塾其庶幾乎泐右密拱行都  
在在有小學未興獨缺前後郡博士有志大息良由  
郡學褊隘創置無所糧儲之贏莫可資為嘉定庚辰  
同年吳君杜分教初筵亟請于郡廣學宮而新之明  
年學成規圖宏壯迺即東後廡之屋五楹葺為小學

几席用器略具其秋開補生員遴選職事二人俾主  
訓導同給于郡前駕部鄭侯定始之今戶部朱侯在  
在樂繼為學田舊為豪民及浮屠冒占殆數百畝君  
極力歸復用膳朝暮課程詳于私塾規式倣于上庠  
於是邦人翕然願以子弟入學誦絃洋々一改羣聽  
之加意士子誠小大畢舉矣噫創學以淑童州師儒  
之功也遣子以就教養父兄之賢也循蹈規程進修  
業履以無負於父兄師儒之訓其責獨不在爾子弟  
乎若乃掛名籍以尚觀美聚嬉戲而虧全功齒日以  
長後將噬臍是豈先生所望于爾者因書以為戒云

又明年甲寅文林郎國子正高熙績記

重建觀頤堂記

凡學校養士各就食于位觀頤有堂獨樵李為然合  
異而同不相殺亂此意善矣然地本醜廩常居濕蒸  
屋老而歌勢且覆壓移食于齋衆不謂宜余視事數  
月亟請于郡侯莫益得錢五十萬撤而新之工日徒  
既畢舊規復還填然鼓聲少長咸集升降坐起禮儀  
肅莊乃歌曰厦屋崇成昔陋今盈匪伊我居言依于  
仁齋厨有食昔枵今實匪飽我粒言飽于德余聞而  
進之曰侯之養士厚矣士亦知所以自養乎觀頤則

易自求口實則難觀隨觀其所養也口實觀其自養也二三子勉之紹定二年己丑歲十月郡文學黃夢高記

府學承置柴蕩記

麟瑞鄉柴蕩秀學之舊物也淳熙四載顯謨呂公典是邦給佃于學以助都養計五百餘畝隸嘉興或樵或租所得尚薄越五六年地力日盛根苗滋益繇延袤數里葱蒨彌望為蘆而當錢之百者萬束而薪芻不預為彊有力者更租之不得而擅也收緡錢百有二十餘三之一以輸賦去歲有旨粥官產前守都大

趙公以廩粟不繼將在學所有舉藉以戒令佐毋得估用是晏如無復經念于何校謀發於不虞濟以黜胥舞權巧為伺卻當貳車擾事復令官估晦錢七百貧民挾多貲志於必得增晦錢二千三百一十有一今春朱輻易鎮方應酬紛雜廼變租為佃撓法豪效若士子若走隸無一知者其詭閱如此逮索逋始言讎為已業即以其事列于郡于外臺都運直閣即中王公提舉祕承黃公咸察其非傳檄畚至太守郎中麋公徐為正之會兩年節費剔蠹糧用差有餘積規欲葺齋廡補罅漏至是輟以償直為錢五十萬提舉

嘉禾志卷十一  
一  
頌公帑二十萬來助倉使閔學校躋匱謂非足用外  
有此寬贖州郡合體朝廷優恤意既一時失行巨可  
與庶民爭攘比今以官物歸官養士止令用元估賈  
而過內之數不復請尋召租視昔增三倍有奇歲有  
是利原亡窮矣初蕩之失也或勸之以為不必復或  
沮之以為不可復或哂之以為不復能睥睨其勝負  
者相半予謂職有常守不為物徇仕而行義不為執  
誣苟見善不明用心不剛切、然私慮卻顧次且怵  
縮為後日晉身辟既地不惟有負於所學其有負于  
設官之意多矣吾知守吾職行吾誼它渠皇邱辱竟

復之雖然蕩則吾蕩也固與學俱存毋患再失而租  
入豐約則眎人為高下亦惟后之君子加意焉爾姑  
志始未用垂不朽紹熙四年九月丁卯日從事即充  
州學教授尚朴記

府學田記

嘉禾密拱行都於今為三輔瑞象葱鬱流虹繞電蓋  
表重華之符則眎古豐沛湯木皇上踐阼之初年追孝  
列祖肇新府名越十有三年誅鋤姦凶改元更化闔  
郡士始霑異恩得以名聞春官而上升太常第者彬焉  
豈氣數之運翕合感會霧涵風烈自應爾耶抑聲教

所漸溼濡浸灌積久之效有本也郡學自慶歷始頌  
田養士賦調舊矣繇南度以來距淳熙癸卯凡再卜  
遷得地於鹽倉故址藏脩之所蒸鹵卑潤而衿佩  
于日增歲入每以不繼病趙侯以秀即襲孫分封符  
明于先務甫下車訪學宮益求所未脩廼指緡錢六  
十萬米石五十俾慮材障地之濕又括郡之間田  
得百七十以助廩厯得侯之賜且念民食  
而士得所養愈謂續食以久惠尤以無紀伏  
其事屬余叙次欲以謠來者嗚呼士必蓄於學而亨  
於時觀時會通氣類丕應御邦已事之驗方來而未

艾夫固有相之者本其所繇致而引之於無窮則非  
天之所能實人之為也趙侯深長之思將以壽學校  
之脉而薦皇家之慶則士之報上當何如郡博士陳  
君光遠孜孜勸率方幸於得師矣自求口實不志於  
求其飽典安思無負其所學責將誰歸歟則夫相與  
扶翼以保其勿壞使風化廩、御鄒魯蓋士之命也  
侯之願也郡博士之職也因時述以達其義余固  
不復以鄙陋辭趙侯希道字君猷嘉定元年十月  
望日通即秘書郎兼吳王益王府教授陸

府學重建小學置田記



永興為今右輔阜陵雨露醞淬百  
德詠仁思樂  
泮水鼓昕而袂襜如廡  
而誦琅如獨小學為闕嘉  
定庚辰吳君社典教是邦創學以淑依子誌未漫也  
繼弗澹暴者寒矣曠為幾五十年咸淳丙寅史君貳  
卿星渚先 趙公以風教為先務請復舊觀得沒入  
屋僦直千芝樽浮費益之袞闢厥基樸斲暨塗器席  
織鉅如式補生徒額三十延教導二員日課四書月  
試舉子業歲而校長陞冠者列行兩載邦羈貫子願  
就學為校廩慳思無以裕來者會畚齋先生王公自  
民部即來守下車戾類以大學詔諸生言政必先及

化暇日以是白公喜曰教校官事也養郡府事也力  
勩于成給芝楮萬學為貧田董以前序度宜立券至  
有樂相其事者得四百六十六畝有畸 撥沒官田  
七畝三角歲歛租米石共一百六十六餘提學漕使  
敷文府卿蒲谿先生常公聞而嘉之撥三十三畝有  
畸田以助米石二十七有餘于是別為之儲就學職  
幾其出入凡小學費辦于政教養相資庶幾其可久  
也士相與言禾校前所未有是不可無誌歲月屬余  
記之余惟小學古法也塾庠序學之地洒掃進退學  
之端書記樂誦勺象射御學之序見於曲禮少儀內

則弟子職諸篇者學之方毋躐等毋速成範我馳  
安行乎錫鸞和鈴之間習與性俱如人之長日益而  
不自知此小子所以皆成德也世非古校衿挑矣園  
蔬鞠矣教養闕如成小何然人中爽頭角蘄如鬻  
鬻者曠莫失其居椎鈍者錮窒擗其塗吁可慨已朝  
家風以詩書化自近始宅儒牧興庠序蓋蜀文而闔  
衮也教于始者以立小學之本養於終者以成小學  
之功搃角州兮範師耨學教我育我不啻父母之於  
子斯游斯息盍亦知所自厲否乎此兒荷門基爾勉

之十過誦萬言爾進之童子舞雩而歸爾志之溉根  
食實它日當有可觀是亦先生長者所望于爾若夫  
縱核心之走犢聚同隊之戲魚業荒于嬉歲不我與  
匪惟二三子之差抑亦教者之憂因記以為之戒云  
咸淳五年己巳三月望日迪功即差充嘉興府學  
增差教授方恆記

### 復學田記

國家立學徧天下學之制大不同學士之版衆寡  
不同然莫不土田以充儲厝焉蓋迪士以教澹士  
以養可以兩備不可以一闕鄙戶外之屨孔多廩人

嘉州志卷之六  
之粟不繼此亦與教者所宜盡心也官有閒田猶將  
認、然謀之我疆我理而不知求可乎惟嘉禾眠漢  
三輔宣德自近始庠聲序音日增月蕃非下用遐障  
等厥田宜與學稱歲入乃素番臺郡每指羨賦以為  
助檢坵不恪漁蠹交病比歲滋以削聞三山蕭君祀  
主教是邦至之日喟然曰教吾職也而士憚一飽徒  
教不能以自行蓋思為續食計舊田尚可攷無多求  
益唯求其無所損直學袁鎮學諭沈應時善計會遂  
命以薄正搜匿扶伏未易枚筭其最甚則六和塔院  
昌據之田初院僧誘鵠冠頌氏取其田四百六畝虛

立賤買契約已而夏姓民稱其家質田屋十之一僧  
不應言買詣縣請贖令從之因論僧受頌氏田不如  
律告之郡、不私有悉沒以予學僧屢訟屢屺特以  
贖田者非質田子孫有司僅給此田餘在學固已恙  
會郡博士踐更僧與胥為市乘罅去藉併已沒田掩  
而有之涉季二十閱儒官六七弗究弗圖稔偽成真  
至是隱狀始盡白乃疏于郡于臺中及漕叶心主盟  
詰胥之姦仍歸之學僧怙噐又訟之部、六坐僧非  
是僧遂誣乃合受田之數而歸其半白使潛墮僧計  
尺田且非我有也穡乃有秋廩食以裕來學雲合教

是用興端自蕭君發之學之士德君甚願有以記屬予至再三弗勸予雖繫官于朝回首津芹則丁年弦誦之所也記其奚辭嘗謂凡天地間事、物、失于昨復于今者皆可書庶浦之零陵穴之鍾乳直淺事爾尚侈言之矧田乎故春秋之書歸田曰歸我曰來歸皆志喜也今茲田逃釋歸儒不以養游民而養秀民名正言順豈可書已雖然復田誠士之幸既足以養其口體必將以養其心抑有復性之說一真之地萬善所根成之以學乃存其情田易無學弗加藉外物攸攘失所固有則泐李翱三篇之書進乎大

易不遠之旨朝誨夕誨俾為士者皆知所以復其性是猶有苻于蕭君也獨田云乎我予嘉君之功因以廣君之吾邦之士其相與勉旃能無負師模之作成斯能無負上之人教養之盛意薄言采芑于彼新田庶幾不日見之嘉定十二年三月既望朝奉郎充樞密院編修官錢撫記

復學田記

永興密拱神臯首喜流化垂百年士知尊尚詩書來游津林學廩寡弱弟子負無何春秋有補冬夏有校前後按成比來者不能容相與太息乾道間六和塔

有受施田四頃有司詰不應令歸于學尋墮吏奸僧  
仍久據暨考數故藉得其寔已而訟之而中分僧人  
抵不法縣部而者不奪不饜殆三教改歲彼居上流  
之地且有福田利益等語威眩執要附城依社誰與  
挈大杜戒諸生物無鉅細各有主虞芮非學校事聽  
之可也一日吏持部符至全壁歸於我恍焉自天而  
下訪知大理司直楊公刑部郎盧公之筆寔主張是  
嗚呼以持鉢法門務自豐殖又欲包有吾徒蘆葢樂  
道之奉聞 拂膺幸邦典具遇明有司彼以力爭我  
以道勝彼以無厭亡我以無心得領不躓歎杜濫左

學事既齋宇改辟視撫寢宏日思廣明時阿訖之養  
得是寔契初心用增生徒創童學堂屢雲委幾倍疇  
曩詎曰一邦盛觀培護封殖俾異時成德達材由此  
其選類不負所學以儷前修者二公之德也可泯而  
不書楊公名若宣城人今守清湘盧公名祖臯永嘉  
人今直北門諸生請錄部符以昭不忘明年 月文  
林郎充嘉興府學教授吳杜謹誌

進士題名序

進士題名何始乎始于唐之雁塔而後碑禮闈以紀  
同年碑郡縣學以紀同鄉楹 惟本朝為盛嘉禾行

都扶風郡獨欲乎以聞事告郡博士吳君春管君寅  
平相與謀曰國家自開基以來列聖以道統授受諸  
大儒金聲玉振至軋道淳熙而大脩軋淳天子寔毓  
聖是邦千古英靈剛大之氣天發地育典章文物之  
懿溥華夏而施蠻貊是邦有聞事可乎迺屬前廡士  
纂輯書載稽諏散逸昉列而刻之石首歲年次氏名  
次邑里案然秩然可挹典刑而追步武也渡江之前  
興宗貫之胄玉牒者或未詳則存位置以竢續補吁  
是學也昭先登厲後來斯文非小補矣前進士葉隆  
禮諗諸作友而言曰祖宗以儒立國以科舉得儒吾

鄉舉不乏人冠制科者冠廷對者冠禮部試者燁矣  
相望繇是為宰制大臣為侍從顯官無慮數十固有  
清風峻節一奮不顧攻新法如仇甘貧賤如飴蘊玉  
局公嘗愒、閔惜之然逋芳流沃千載下凜有生氣  
蓋未可窮達計也其他才品之高下學識之醇駁事  
業之偉劣權衡而取則之方寸中有靈龜在毋徒曰  
工程文以拾青紫云乃作題名序咸淳改元九月吉

日書

免解陞甲記

皇帝嗣登大寶之三載命臣肖孫出守嘉禾郡越明

明年丁卯有詔賓興懼亡以稱上旨郡文學盧恢間有請曰郡為阜陵震夙之邦士生斯地沐浴皇澤與河南南陽等寵甚腴也願勒珉以敷景鑠恭惟孝宗皇帝衍豐冰泳羣封翹薪刈楚公卿皆此途選秀是邦者出而柄招搖躔紫微履文石名彪炳于乾淳盛時視他郡為負有開厥兆或者王氣扶輿所暨爾理考薦昭祖烈嘉淑輔藩溥惠賚而洽多士為腆請及紀者免如監再則不以年第進士超一級雖奏名亦與陞等湛恩汪濊士何幸歟鐘鼎簪珂憲憲相望用敷遺于後人者無彊惟休然以阜陵惠士之志待穆陵

而始廣則廣穆陵之志益又於今日有所待于皇聖治柄用元勳作成爾多士者尤至風化醞淬恩紀沕滴英實日蕃以碩非獨末郡之幸亦阜陵之所深望也抑士之自待者盍亦不負所學思以仰荅累朝天涵地育之造此則教養之初意若但曰希恩寵繳利達則非所敢知謹拜手稽首而記其實于以對敷王休云咸淳三年六月望日朝散郎權發遣嘉興軍府兼管內勸農事節制澈浦金山水軍陳肖孫記

考十六第廿頁缺半頁

知在七紹興中嚴私鑄之禁故家藏器悉上送官遂  
歸秀之公帑軋道已丑守徐戴子禮嘗出以相示器  
已穿蝕實下一字頗漫滅而銅色紺潤形製醇古殊  
可愛去年冬因語前使君即中陳侯呼吏問器安在  
則猶無恙也相與摩挲嘆玩久之侯曰此非藏器之  
所命寘諸學宮使學者目見三代之器稍攷識其讀  
以知古人制器崇禮之意嘉興令黃度文叔曰請摹  
勒于石于此可以觀二君之政矣昔漢鍾離意為魯  
相命孔斂脩夫子車入廟拭几席劍履男子張伯  
獲七璧于土中伯懷其一及發甕得夫子素書云護



嘉慶志卷十一  
十一  
吾庫拭吾履發吾筭會稽鍾離意壁有七張伯藏其一夫脩車藏壁微事也夫子尚前知于數百年之遠今此鬲轉徙于戎馬兵火之餘勵幸得存而又埋沒于帑藏塵埃中一旦遇賢侯拂拭出之薦諸廟學決非偶然者信夫物之顯晦固自有時耶若迺守護而謹藏之則豈無望于後之人淳熙己酉中秋日中大  
夫守國子祭酒兼權中書舍人沈揆題

嘉蓮圖記

物之自形色于天地間者豈求知於人哉自連理之木合穎之禾人指為瑞物亦以瑞應之天人相與之

機果在是乎柳子厚賀嘉蓮有表蓮之瑞始著近世以來證為休祥形諸贊詠蓋不一二數也歲在癸酉禾興鄉校池蓮並蒂子衿動色相慶且圖之以需其驗予謂此邦實唐宣父母之國今天光密邇上大德薰陶寺丞高公又以儒術治郡作成教養之餘士宜自奮安知無論諫仁義不負所學者繼踵而出乎賓興賢能適時也諸君勉之孟秋既望東陽潘友德書

嘉禾志卷第十六終

嘉禾志卷十七

天慶觀增修聖祖殿記

皇天眷佑聖宋若稽古太祖皇帝啟運建極太宗皇帝重華濬哲以道德有天下四海內貽謀真宗皇帝丕承謨烈與天合德上帝昭假聖祖感通確然發揮稽天若躬受明之命無傳於秦漢不畀于晉唐自我創見起軼振古粵大中祥符元年正月天書降左承天門六月降泰山十月奉天書東封加上上卿九天司命真君寶冊五年十月四日聖祖降延恩殿語上曰吾趙之始祖也奉帝命下管趙氏於是歛

延颺馭肅奉靈訓叙邃古撫世之隆名告萬年有邦家  
之寶歷迺大赦天下以其日為聖降節崇上尊號曰  
聖祖上靈高道九天司命

行使君才智高 於為政既素協 欣然奉詔即

日選 史之幹敏與道士之精勤者任其事躬行晨

夕察漫惰鳩工度材妙出心計帑不傷財民不奪力

因舊創初一新輪奐晬容增穆清之光真官儼拱侍

之列周廊廡以警衛設重局以禦侮昔未合者皆准

帝制以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七日告成奉安祥雲瑞

氣來格來下帝車 興弭節有裕民大和會罔不懽

呼有依有憑如臨父母一日本觀宿德虛一大師宋

子靈與道止施若謙副正徐得寧踵門內謁子靈拱

立指施徐而請曰增修聖祖殿既奏功矣二子蓋都

所選精勤者實存心夙夜宣勞相成殊庭願執事為  
之記敦儒謝老罷不能而勤請不已至於再至于三  
四因俯伏深思求于古訓則商有烈祖祀中宗之頌  
曰自天降康豐年穰々來假來饗降福無疆周有雖  
禘太祖之頌曰燕及皇天克昌厥後綏我眉壽介以  
繁祉是皆商周臣子舉尊祖之盛歸美報上而作也  
矧維聖祖天尊大帝保佑本朝大定萬年之業皇帝  
陛下昭孝事祖欽崇禋祀方龍受光明盛大之福增  
華靈宇草莽賤臣曷不策斲耄紀述熙事以竭臣  
子之忠廼默々負愧于商周之士哉矍然揖二三子

曰諾退而洗心齋戒再拜稽首為之記紹興二十七  
年十月一日左朝請即致仕維揚朱敦儒記

秀州棲真觀二 銘 解九

臯 粵彼靈泉 涵 二處方開 一時

為盛 松檜影臨 江湖脉應 汲之不竭 綿々

永永

報忠觀記

古之教者一後之教者三先王盛時人知有儒教而  
已有黨庠遂序而已自二氏以禍福之說恣世浮屠  
老子之宮徧天下大抵資衆而成永其不命而獻力

不析而薦貨者蓋鮮道家者流以清淨去羨為本而  
羽翼其教者亦斲斲然惟施利之得為凡鳩工度宇  
其徒率苦心殫力奔走四方萬里外轉化勸募累歲  
年始就然而弗克就者亦多矣噫旌陽遊惟神工所  
運未易詰也朱陽紫君陽命所錫不常遇也蕪仙蘭  
寂玉虛碧落雖因宅之舊直後人之為耳唐以來始  
有捨宅為觀者鏡湖賀監尤表之為雖其事非經要  
亦達者所見彼其屣脫軒冕芥視名利當時詔旨之  
褒嘉羣公祖餞之歌詠清風高致曼絕出塵視世之  
華一簣修一室藩籬封畛之自私毫釐錙銖之必計

切：為子孫遺者為何如孟子曰好名之人能遜于  
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度量相越如此  
夫嘉禾趙君汝俳以公族之英承世澤之慶追惟先  
志圖報君恩願以所居舍作道觀公朝可其請敕以  
報忠名地在郡之五福鄉聽履坊西門廡殿堂各造  
其序像設器用咸備其物庀職有負遊方有舍撥田  
十頃及湖壽長春庵隸之斯舉也其有得于老氏去  
美之旨欣昔余之上世有仕唐為秘書監少者嘗以  
宅為寺郡之實華是也八韶相輝再世秉軸正元事  
業于今有光或者一念之善獲報如此君家自是昌

嘉善志卷十七  
乎趙君今官為朝請大夫由農薄懷番易太守章其  
住持則太一宮集虛齋高士戴廷圭云寶初二年六  
月中子寶章閣學士大中大夫新知福州軍州事兼  
管内勸農使充福建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嘉興  
縣開國男邑三百戶陸輿記

報忠觀置田記

淳祐己酉南湖趙公諗于朝願以聽履坊居宅改創  
道觀以伸區：報親忠國之微忱乞錫報忠為額仍  
撥長春一庵割本家田十頃隸觀常在歲收租給道  
士重修費併贍其徒中書省下之儀曹儀曹下之郡

咸言宜蒙聽許越明年堂帖下廼請四明戴廷圭主  
觀事已而入為太一宮高士義烏宗純一繼之又以  
選為金庭觀去未幾公亦慨塵寰矣二子法曹君崇  
烈登仕君崇懋克念厥紹匪懈益虔亡何登仕君早  
世法曹君恪遵先志弗渝謂純一疇昔從公游最久  
且經始預有勞走介鄭重挽致純一亦幡然以來其  
再領衆也觀事加治圭撮無私焉純一忠藎公五世  
孫予外弟也法曹君子是介純一屬予為之記予觀  
世之仕者以問舍求田遺子孫惟日不足為事輪奐  
照街衢矣膏腴連阡陌矣尺攘寸取猶未盈厭今公

獨能指吾茫風雨之廬以飾老氏之宮輟吾供伏臘  
之粟以飽方外之侶念頭所在切：為孝子親忠於  
君而不暇為子孫謀詎容與徼福者同日語哉抑可  
書也已道家者流清淨自命其高至于拔宅騰霄漢  
絕粒餐朝霞豈必以口腹累人者然日用飲食何莫  
非道父子君臣之倫道之大端係為晨卿夕燈稽首  
萬壽固黃冠師職分當爾上帝之臨女母貳星辰之  
昭布森列積忱對越一飯不忘惟無愧於是心則亦  
無愧于公之心矣純一與其徒蓋亦勉旃觀之穎末  
見于文昌陸公所撰記已詳矣若夫祖之斛石歲之

用度則載諸碑陰皆不復贅公諱汝俳登朝簿正農  
扈出佩太守符持使者節蓋近時麟振之望法曹君  
今掾北府通敏而謹粹必能昌其家聲云咸淳五年  
秋七月朝散大夫行太常丞兼密院編修官兼權尚  
右郎官黃夢炎記

### 隱真道堂記

府治之東南相去二百步有道院曰隱真以來四方  
雲遊訪道之士是院建于崇寧之前巋然獨存于建  
炎兵火之後若有真仙為之護持者院北兩坊導其  
所從入之路東榜集仙西標歸鶴或曰紹興初純陽

嘉善志卷十七  
真人曾到卑滿不納編葦作舍以打坐聚土成炭以禦寒自是歲誕辰有羣鶴回翔其上此其所以名隱真也而不知嗣呂公者又有高尚真人爲紹興歲在丁卯之七月一道支戴青巾披青氅自言姓劉居濱州留數日而去雲堂柱間題四十有三字曰行方便坐方便諸聖察上天見得道安得身健但能晨朝洗面水不得浪淵起盜玉津能顯九霄雲事劉卞功來仙語隱微衆亦莫曉信道不罵者瓜別水前鈎畫透柱如點漆然方爭先快觀間若有六字可起沉痾開矇瞽試者輒效有職醫庸而貪以新易舊刮墨和劑

竟不復驗亦足以見真人不肯專利一家矣軋道間真人復來稱姓氏州里如初時既相後人不復識往望吳門外一畫工家自起葉使繪其像留錢市縑繪成復往觀喜甚約某日齋錢取矣問姓則曰劉問所寓則曰隱真過期繪工來訪則真人已去涉歲寢遠工以像鬻于市爲伶人王綺所得一夕綺夢真人視像惟肖特身形長大爾叱綺曰汝留吾在此許時如何綺驚寤訪諸道院至隱真始知顛末遂歸焉道院主人張君倖陘小是院方議改築桐人中有青衣人出曰此乃神仙經行之所所謂福地或遂遷徙此地



却作何用議竟寢止修雲堂叔聖殿周以門廡後嗣  
秀王重為建造良有以也郡人余元輔初入學館寔  
鄰道院嘗言有一老媪丐諸塗腹大若姓非杖不行  
止則仆地忽遇青衣人叱起予藥如芥子使吞之有  
求自腹中尋出即平復問姓不荅但云在隱真道院  
其遁身濟人類如此淳熙初雲水客張寅者道號陽  
光逸人來自金陵瞻像起敬話及錫山寶文李公謨  
宦遊河朔以職走濱州訪真人得制告繪像石刻為  
家藏之珍軋道間真人一到其家會吳文觴客弗汲  
接題詩埤壁墨滲撤皆即夷堅志所載日轉庭槐影

漸移重門複屋轉呼遲不如拂袖穿雲去惟有落花  
流水知托言小却實真人詩耳主道院者方畫得其  
源委真人居濱之安平鎮徽廟朝屢詔不起守臣奉  
旨寫真藁呈真人即自讚曰韜光晦跡居環堵閉息  
凝神事、踈謾許丹青傳道貌難將妙筆寫真如奏  
上降勅云朕高古人脩真勵行道興于世今乃見之  
尔趣操不亢蕭然一室招聘屢往辭避不回宜錫美  
名用彰清節雖云冲喬尚克欽承事時授高尚處士  
時政和六年八月十九日也今道院主人錢道濟求  
余文以記其事故為筆之嘗聞高尚自讚其真影曰

真中影充飢畫餅影中真花梢暮春非影非真是謂  
上人謂非充飢之畫餅則必有濟人之實人之實謂  
非花梢之暮春則必有先天之靈惟其妙隱顯以莫  
測是以與造化而長存道濟其心領而意命庶或親  
逢于上人端平改元巧夕前三日汲古軒閑拭表卿  
記

士香火後先而錫名尊顯之義曠焉未誦非關欣越  
端平二禩今泐海制垣趙公與篋被命作牧歲格委  
豐嘉興邦人列神之功力請于朝且公以名歸繼之  
者河公處久頗經紀之且閱歲而炳寔來假守視事  
之三日循彛典謁祠下祝史以版贊神名若有欠焉  
已而天封岱來申錫顯號獲興耆倪對揚皇休濯  
厥靈昔閔今顯豈非有待也耶抑聞民生之休成閭  
閻之疾苦使其壅於上達而不獲伸于下者吏之責  
也吏也固不敢不勉至於雨暘慘舒豐凶之數司之  
者非神乎况夫是邦田連阡陌地瀕斥鹵風潮蕩瀟

之變間不免為神之聽之宜以福斯人而侈上賜也  
然莫為之先雖美而不彰莫為之後雖盛而不傳名  
則正矣維自今侈大侯王之封所以致崇極于神祇  
後之人毋忘之云嘉熙改元歲在丁酉正月初吉日  
中奉大夫知嘉興軍府事兼管内勸農使節制澈浦  
金山水軍劉炳記

廣惠院記

按國朝初在京置四福田院收養老疾孤幼無依者  
列聖相傳膏澤愈沛如曰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州  
知通縣令佐驗寔官為養之此元符元年十月八日

詔書也如曰自京師至外路皆行居養法猶慮雖非  
鰥寡孤獨而癯老疾廢貧乏實不能自存可立條委  
當職審察詣實許與居養速著文行下此崇寧四年  
十二月二十八日詔書也如曰諸處有癯老廢疾之  
人可依臨安府例令官司養濟此紹興十三年九月  
十五日詔旨也其在古先帝王則不害無告不廢困  
窮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門閭之委積以養老孤我  
祖宗之法制實與唐虞三代仁誼道德相為表裏大  
要以民為心尤以民之鰥寡孤獨瘖聾跛躄顛連而  
無告者為心嘉興為馮扶隰郡戶藉繁夥生齒衆多

則夫鰥寡獨孤瘖聾跛躄顛連而無告者宜不能免  
焉而長民者不知養非所以布宣上德也曩郡守相  
臺岳公珂嘗有志于斯矣會去官不克僅儲緡錢萬  
呂屬來者悠々一紀未有過而問焉而此錢因以轉  
移不復為州家有自潛為州郡別駕已慨然興測洎  
領郡事即經營卜度寸積尺累或墾閒田或市良田  
或括公田或民之化于善者樂助田歲餘得米二千  
七百石有奇迺治新休甯屋一區為程六十有五凡  
門廡直舍倉室厨湑皆脩繕以垣墻環以溝洫扁曰  
廣惠聚民之鰥寡孤獨瘖聾跛躄顛連而無告者俾

居焉額以二百人老者病者月廩米五斗錢十少者  
月廩米三斗錢半之取米于倉取錢于米于是烈日  
之晝雲雪之夜風雨之朝晨昏哀號啼苦求食道路  
者不接于耳目矣自念眈眈孤生幼被先人之教既  
長蒙先帝大恩錫之上第摧頽剝落之餘又蒙主上  
大恩內登館殿外領麾牧當四郊多壘之時不能宣  
勞疆場致命戎行徒有撫問閭閻蠲除疾苦護養元  
氣共培國脉庶幾報稱之萬一云爾後之君子其興  
永久之耆紹定辛卯七月旦日朝散郎權發遣嘉興  
軍府兼管內勸農事節制金山水軍吳潛記

修渙堂記

郡後圃東偏舊有渙堂紹興間太守王公安道所創也方六飛南渡公馳驅兵間厯變履險者數矣其後南北誨解上方樂夫保民以生聚教訓從事嘉禾去天最近民用和懌公之至于是邦也不自意其生乎憂患之餘一旦遂有為郡之樂羈懷憤感至是殆若渙然冰釋者是雖皇天悔既世運推移其極必復初嘉興牧守輯寧于方國則亦莫非君上賜也蓋名斯堂之意昉此歲月漸老聞見不接後人榜之曰木興則又以郡之所以得名者名斯堂也迺嘉熙改元夏四

月余寔來始延見吏民具宣聖天子德意奉職循理夙夜不敢懈尚何所於遊何所于燕居數月爬梳櫛略見理端緒上下稍相安調度僅不至乏絕間從公餘與客登斯堂頽瞻榱桷毀剝楹代傾圮若將壓焉是不可不葺而新之且復其名曰渙使不廢其舊蓋是年冬十二月也夫合一郡而言凡園池庭宇皆郡之觀也既以名郡不以名堂可也惟艱難憂險之備嘗而優游佚樂之驟適乃獨不敢一日以忘上思前太守之意則不可以不存也若曰好惡不同去取各異後之視今或猶今之視昔抑余豈得以預計

嘉禾志卷之八  
我况夫人情事物之終始政如循環之無端合者未  
有不離渙者未有不聚盈虛消息之變流行于宇宙  
間雖智者亦卒無以易此在易之渙六四近君之位  
也曰渙有邱匪夷所思說者曰邱聚也夷堂也當渙  
散之時而能大致其羣聚之功此非平常思慮之所  
及人必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者而樂任  
此余以非才試郡蒙被聖恩得不以罪去既幸矣而  
何敢以及政也敬書其實以俟來者倘存古之志同  
庶幾相與緝績之俾勿壞朝議大夫煥章閣待制知  
嘉興軍府事兼管内勸農使節制澈浦金山水軍節

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四明史宅之記

月波樓記

甲午秋九月秀州修月波樓成假守毛滂置酒其上  
因語坐上客曰望而見月其大不過如盤孟然無有  
遠近容光必照而秀澤國也水濱之人起居飲食與  
水波接此二者秀人咸得而有之昔令狐君乃為此  
樓名月波意將攬取二者于一樓之上謂守得籠為  
已物分餘光以及賓客顧不見笑于大方之家也邪  
是雖繩樞甕牖漁樵之舍皆可以得二者之勝寧待  
登此樓而後得之然昔人升車累帷裳意當高視遠

嘉禾志卷一  
聽或者登樓四顧使能明目洗心有如月與波者乎  
則其治民猶越人之治病豈不盡見五臟之痼結邪  
令狐君之名樓豈有意于此邪今樓之下池水繞尋  
丈間亦聊足浴鷗鷺爾極目野曰無三教里遠鄭毅  
夫題詩其上乃云野色更無山隔斷天光直與水相  
通鄭毅夫之喜誇也如此雖然天下孰大泰山或為小  
天下孰小秋毫或為大而大小之相去殆出吾方寸  
間蓋亦不可以語人矣故此樓目力所及雖不如毅  
夫言倘以為大則窮日月之出入極江海之汎濫要  
當一眼吞之是豈不近出肩睫之間哉樓前翠澗如

縈帶而高柳橫塘遠入孤村野花水草微見幽處闌  
干瞰煙雨空濛朝霞暮雲淩亂衣袂徘徊徙倚心舒  
目行蓋可以散鬱滯而吾忘憂也父老為余言此樓  
建于至和之甲午規模甚陋亦幾圯而僅支又今當  
甲午一變而壯麗若此獨恨登覽者有時而老而此  
樓固突兀百尺與光景蟬連俱在也滂聞而歎曰樓  
雖壯且麗頷可恃哉壯當有時而傾撓麗當有時而  
漫滅蒼煙白霧而荆棘之所叢頽垣斷塹而狐狸之  
所家祇使後人來發悲慨尔今邦人相與出教而喜  
甚徒以有此樓故也至其人散酒罷水波月出余獨

擁鼻微吟將鬢遐想蓋意已超然遺塵埃出雲氣將  
不月而明不波而清不樓居而高也吾于此時蓋得  
佳處且將以遺來者異時有登臨而得余所得者余  
雖不及見意其若見余也蓋初不以此樓属于人政  
和四年十一月 日記

海頭謠

海雲彌空海山白砂兩盭煙半阡陌豐年一半了官  
租稍涉早軋金甌筮銅柱南邊毒州風黯淡吹來聲  
索：三聲兩聲落閭巷大家小家愁怨迫使君談笑  
掃機牙卻把呻吟冒膏澤官租二十三年中下之

逋悉蠲草征商約自元正始直至元夜且勿數追呼  
旁午轉首空悉取鼠草呼五百滿邑歡雷動地來桃  
李東風春拍、使君明敏有如此、事、日書之冊  
吾君懇惻仁如堯上相勤勞與天格詹身安得太守  
皆如三輔守四方和會空蠻貊

臨安為今行郡四方萬里欣欣愁歎易于登聞一  
日僕過 觀者如堵乃得所謂海頭謠者訊之  
則曰是構李海邑人士為太守鄭公作也於戲公  
何修而得此耶蓋邑境竝海土瘠民貧 漁鹽以  
為生撫字或非其人鮮有不貽害者公嘉惠是邑



知 之困於雲取也於是除苛剔蠹考覈賦藉  
積於縣帑而溢額者緡錢四萬有奇乃蠲來年稅  
租寬閔市征高日所積以代輸者四之一輟郡計  
以足其數者四之一而留以庚縣之經費者四之  
一有奇且邑有雲政太守去之此賢明剛毅者所  
能也因縣之苛取于民者還以予民又留以佐縣  
之經費非公平廉介而無殖貨之心者不能也而  
况捐郡帑之積以代邑民之輸此古人之事公優  
為之邑蒙被仁澤手舞足蹈轉愁歎為歡欣宜八  
字形諸歌詠人皆喜聞而樂誦之也雖然此時一

邑之言云爾公自下車以來惠孚政治明以察吏  
姦寬以紓民力征歛不急而帑廩足文法不苛而  
刑辟省而又增闢黌舍鼎新貢闈凡事閔風化者  
皆次第修舉千里士民均受其福塗歌里詠萬口  
一辭又豈止海邑之謠而已哉僕竊謂是謠之作  
固未足以盡公美而民言之酌要不可壅于上聞  
咏歌之不足作為小篆以刻之堅珉以竢大師采  
擇且為未興一段佳話云歲在重光大荒落元年  
四明樓淮謹書于勿憚改齋平易之政 務在便  
民 抑其恭甚惠我邑人 感頌嘖呻 化為歌

嘉禾志卷十七  
咏敢告採詩 上徹淵聽

清明節樓漳謹書

更治必有政化術必有教二者並用則無相悖之  
患余嘗歎世之溥者欲行其所學一旦臨乎民上  
力不能以執善而教常背才不能以御事而政常  
隳苟有一焉則又有偏而不起之虞此其故何哉  
嘉興鄭侯人言其政則吏治可稱人言其教則化  
術有方惜官賦而謹用度守條格而肅茲欺民訟  
以理邦計以足是謂吏治者類此崇修學校以廣  
俊遊廣建試闈以來貢士不徇時趨一切之令而

咸安民居不黨貧狐百姓之望而代輸民稅是謂  
化術者類此余方嘉其所學之不悖是宜海頭謠  
之所由作也作謠者誰其詞怨而深美而著所祈  
於二千石者皆如侯之良焉而其旨愈遠陳詩者  
得是以獻于上其知道乎嘉定十四年三月二十  
五日錢唐于有成題

嘉慶二十六年

卷一

